

官板

賈子新書

平津館叢書本

西曆製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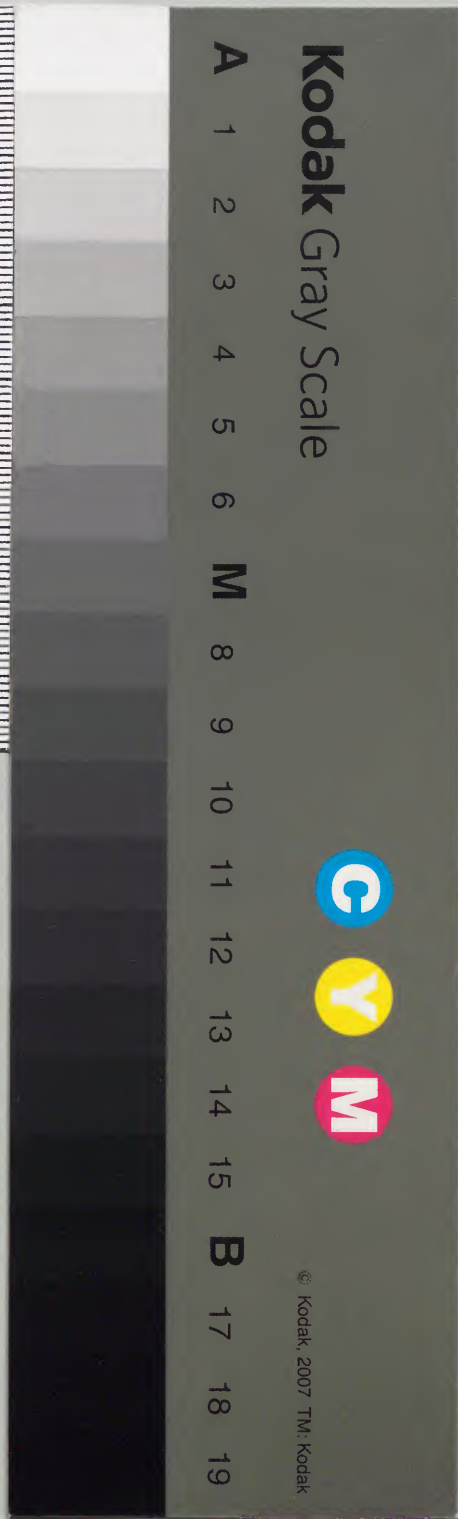
七之十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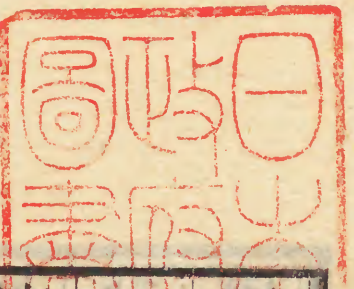
官板見本

漢	書	門	類
四	〇	二	九
三	七	九	六
冊	架	函	號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類	
四	〇	二	九
五	三	六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026
冊數	3 (3)
函號	298 38





新書卷第七

先醒連語

淺草文庫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生也。為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昏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惛然猶醉也。韓詩外傳作眊眊然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銳然獨先達乎道理矣。潭本別本作惠然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

新書

卷七

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醒也。潭本作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潭本作其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治，而外施教百姓。內領國政下潭本作作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恆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潭本有矣字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籩，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

戰於兩棠。潭本無南字，此即春秋宣十二年邲之戰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無日也。不穀，建潭本皆不重，建本作恐亡者也。潭本作恐已有也。更訛，今從何燕泉本改正。別本無日，作自憂。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

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

潭本戚然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

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舊本此

今案本為一段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歎曰嗚呼

吾知所以亡矣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

吾君麗者吾發政舉事朝臣千人無不曰吾君聖者

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此吾困宜矣嗚呼以下

多脫云吾知所以存亡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

不曰吾君麗者外內不聞吾過云云共脫去十七字

別本略詳而文又多顛錯今補正之案韓詩外傳侍

御者數十人朝臣數百人為近實又發政舉事作發

言動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鱗餒鱗字無考劉子

無音訓疑當是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建

豆食之餘肩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為賢君諡為昭

公既亡矣而乃寤句所以存此後醒者也舊亦於昔

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詰逐政治踳亂國

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

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食建潭本

下日何故御進殿脯梁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

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

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號亡號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為閒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號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號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潭本易字在御字下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所以亡此不醒者也以舊本並作存校者改作

以舊亦於此分段故先醒者當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

醒者枕土而死為虎狼食嗚呼戒之哉而人與

耳痺連語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

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誣神而逆人則天必敗

其事誣神建本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

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

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

天地以成名潭本之吳下有王字死而非補上有子胥曰三字作兩人之言非是又脫一字

建本亦衍於是紆身而不

潭本空一字別本而不作而乃連下適字為句

空不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見而安之

潭本見作甚別本甚下無

而說其謀果其舉反其聽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

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

無尤天下服而

御闕處或補在字

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

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

尸數十萬城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藏之實毀十龍之

鍾撻平王之墓昭王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

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乎此矣

潭本無乎字

子胥發

鬱冒忿輔闔閭而行大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

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吃

山草

吃當與齧同

飲腑水易子而食於是履屨戴璧號咷

告母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

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愠好亂勝而無禮谿

徼而輕絕

徼當作徼慘也

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鳥獸

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患殺之無咎請無與

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

沫與同

割白馬而為

犧指九天而為證請婦人為妾丈夫為臣百世名寶

因閒官為積孤身為關內諸侯世為忠臣吳王不忍
 縮師與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
 既得成稱善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
 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稷別本作容
 臺榭而掩敗容建潭本作容又潭犬羣噪而入淵建潭
 本句上有則字今從別本去之彘銜菹而適奧銜建潭本燕雀剖而
 虬蚘生虬即虺字潭本作食蘊菹而蛭口別本蘊作
 字之異文潭本闕此字作啞沐誤舊校者添一入字於口上浴清水而遇蠆
 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為也何籠而自投水目抉而望

東門望潭本身鴟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
 辜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剗夫差兼吳
 而拊潭本作襲邦剗口興兵伐吳而拊建本剗字作
 事濟功成范蠡負室而歸五湖潭本作負石大夫種
 繫頷謝室繫別本作紫字書渠如處車裂回泉渠如
即皋如吳越自此之後句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
 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為廣虛幽閒攸遠無人雖重襲
 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
 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

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此三字疑衍潭其視察故凡

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論誠連語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

方至者皆罹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

案前卷作非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之祝曰蛛螯作

網今之人循緒本亦作脩緒新序作欲左者左欲右

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新序作

犯命士民間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潭本作湯德之

而況我乎於是下親其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時酒二

醢醢字無攷重裘而立猶憺然有寒氣將柰我元元之百

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振飢

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隨古亦作隋諸當房之賜

者請還致死於寇舊本皆作至死之寇訛今從舊闔

閭一夕而五徒臥不能賴楚潭本五作十又賴曳師

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屢決背而行失

之履建本作履下行三十步復旋取履及至於隋左

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踦履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

一踦履哉思與偕反也出別本作惡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

國之俗無相棄者

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

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

曰速以人君禮葬之禮字從舊校本增吏曰此無主矣請以

五大夫別本有禮字或又添葬之二字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柰

何其倍之也士民間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而倍槁

骨而舊本皆訛不況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

豫讓事中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從事智伯及

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劑面而變容劑舊人校吞炭而

為噎別本作啞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

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而五易臥建本無而字潭本有

五兩本皆作三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

其讐何無恥之甚也潭本恥作可建本恥今必碎身

麋軀以為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之

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眾人畜我我故眾人

事之及智伯分吾以衣服。建潭本脫以字。服倒。餽吾以鼎實。餽當讀。為陷。舉被而為禮。大夫國士遇我。我固國士為之報。故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非冗言也。故在主而已。大夫以下。潭本闕。建本有之。大夫別本作是以疑。建本訛。遇字建本亦訛。畜又固與故同。又悅已下。無者字。案當與上句一例。別本故曰以下闕。

退讓 連語

梁大夫宋就者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其瓜美。楚窳而希灌。其瓜惡。楚令固以梁瓜之美。怒其亭

瓜之惡也。楚亭惡梁瓜之賢已。因夜往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曰。惡是何言也。是講怨分禍之道也。講與構同。見戰國策。惡何稱之甚也。若我教子必誨。莫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令勿知也。於是梁亭乃每夜往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舊作往瓜。今從新。則此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具以聞。楚王聞之。怨然醜。以志自悛也。新序作怒然醜。告吏曰。微搔

瓜得無他罪乎。說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則稱說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驩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乎。夫人既不善。胡足効哉。此條潭本全脫。別本所戴亦甚略。今悉依建本。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欲夸之。故饗客於章華之臺上。上者三休。而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壤陞三索。累同。潭本作會。弗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

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

楚王媿。潭本自使者曰以下始有之。以上脫。

君道。連語。

紂作楛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楛之。文王桎梏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楛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獄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楛。況于其法教乎。手建本詩曰。作守。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安也。又曰。

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為臺。令近境之民聞之者。裹糧而至。潭本作令近規之民。聞之者。裹糧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故禽獸魚鼈。潭本別本皆無

此五字。建本有。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鵠。而反脩之於已。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已。而君道備矣。

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一段脩身正行。不愆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愆於朝廷。上一愆與作同。別本。智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一段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一段柔色偃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君一段此睚眦非怒視也。蓋謂不出君之目前耳。建本作睚眦。潭本亦

作眦皆未詳。今從別本。故與師為國者。帝與友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伯與左右為國者。彊與侍御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為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以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建本無則字。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徘徊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

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
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晨聽治
建本作清門治德疑訛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
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
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勸學 連語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
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
實而我曾無鄰里之間寬徇之智者獨何與聞名譽

讀為問建本即作問字寬裕徇通也然則舜僂俛而

加志我僂俛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

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試傅白騰黑榆鈇陂雜建嘗

潭本作當騰黛本字前匈奴篇芷若蚩虱句有訛字

作墨榆鈇疑是陝輸流視貌視益口笑佳態佻志佻與姚

之襲入耳蚩虱難解從容為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怵憚養心而

巔一視之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訛字予恐

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跖莊子作跖與跖

亦相近建本作跌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陟山川全

冒楚棘全塵至也別本作益益彌道千餘百舍重繭

而不敢久息潭本百作里句絕既遇老聃舍作足屬下讀聖若慈父

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

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

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避榮跖避讓也別而無千

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

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

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連語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

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建潭本其本者謂之虛其末

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潭本

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

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儀而居潭本儀無執不

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

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句清虛而靜建潭本

以正而清令名自宣句命物自定建潭本無宣字如

鑑之應如衡之稱有豐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

以當施之。

潭本無此當字

此虛之接物也。

一段建本下提行今從潭本連下做

此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

建潭本和

故其士民莫弗親也。

潭本弗作非訛

人主義而境

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

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

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

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

後一故字建潭

則本作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

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

令行。

潭本必字在令字下

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

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

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

物之道也。

也上別本

其為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

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

一段

曰。請問品善之體

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為嚚。子愛利親。謂

之孝。反孝為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心省恤

人。謂之惠。反惠為困。

別本作讐

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為

齧。

齧字無放別本作虐

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敖。

建本傲接遇

慎容謂之恭。反恭為媠。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為媠。

建本作慢。別言行抱一謂之貞。反貞為偽。期果言當。本作慢。皆同。

謂之信。反信為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為跂。何云當作

跛。今案跂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為險。行善決衷謂亦有曲義。

之清。反清為濁。建本作皦。潭本作皦。辭利刻謙謂之皆不可曉。或是汶字。

廉。反廉為貪。潭本刻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作該。訛。

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為

妄。以已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

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為汰。施行得理謂之

德。反德為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為污。功遂自却

謂之退。反退為伐。建潭本作戟。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

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

義為悞。與悞同。建潭本作憤。訛。剛柔得適謂之和。反和為乖。潭本

適作道。訛。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盭。戾同。別本優賢不

逮謂之寬。反寬為阨。隘同。包衆容易謂之裕。反裕為褊。

包舊訛色。今欣懍可安。謂之熅。反熅為驚。懍字無攷。以意定作包。

意。熅當謂溫藉也。一云烟熅亦和意。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為齧。緣法

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

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為侈潭本較建本未詳費弗

過適謂之節反節為靡口口勉善謂之慎反慎為怠

空二字建本作弗勤別本作勸銀潭本作思惡勿道

謂之戒反戒為傲潭本思作忠此傲當與警深知禍

福謂之知反知為愚亟見窅察謂之慧反慧為童窅音

窅窅窅也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濫容服有義謂之

儀反儀為詭行歸而過謂之順反順為逆而過疑誤

過作適建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志審道謂

之憫反憫為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為陋論物明

辯謂之辯反辯為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為旌與

同潭本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為囿臨制不犯謂之

嚴反嚴為輒輒字無攷或校仁義脩立謂之任反任

為欺伏羲誠必謂之節反節為罷持節不恐謂之勇

反勇為怯信理遂愜謂之敢反敢為拚愜或是鏃字

銳與敢義近愜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為殆克行遂

節謂之必反必為怛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

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

潭本脫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此句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為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沚而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信之行行和則樂興樂興則六此之謂六行

建本信作聖潭本作行和則樂與樂則六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脩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

雖有六行微細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為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為訓道入之情以之為真是故內本六法潭本作內度六法外體六行以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為六藝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為度聲音之道以六為首以陰陽之節為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為陰陽

潭本重陰陽二字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鍾當一月

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

律聲之術潭本作六術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之

清聲而內合六行六法之道舊人校云清聲一作情聲建本脫六行二字

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

理謂之音句聲五也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

之者為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人之戚屬以六

為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為昆弟

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為從父昆弟從父昆

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昆弟

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為從曾祖昆弟曾祖昆

弟又有子子為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

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為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

度是故六為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

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為昭穆三廟以禁

其亂何為三廟上室為昭中室為穆下室為孫嗣令

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句三廟以別句親疎有制句

喪服稱親疎以為重輕親者重疎者輕故復有麤衰

齊衰大紅細紅總麻備六。大紅細紅即各服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亂也。數度之道以六為法。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建本少作小。非。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為度。始十毫為髮。十髮為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為天下事用也。事之以六為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舊本有尺字。衍。以効事之。盡以六為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六節。可謂天地之六法。建本法作事。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連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獨玉也。建本象人訛倒。寫德體。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寫疑為象字。是故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踞如竊膏。謂之德。踞潭本作行。下同。竊膏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灤流。謂之神。建本樂作樂。下同。光輝謂之明。礪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向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華離。周禮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華當讀如曲。禮為國君

削瓜者華之華。今人語猶謂離絕為華。鄭狀六德
 康成讀為瓜。哨之瓜非也。舊本華訛畢。下同。狀六德
 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神生
 變而通之以化。明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
 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信
 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
 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
 者。德之高也。六理六美。德之所以生。陰陽天地人與
 萬物也。固為所生者。法也。者法也。建本作法。記訛今從潭本。故曰道
 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

也。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
 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潭本
紀作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鬼神。
 為此福者也。博學辯儀。建本作義。為此辭者也。一段。建本
但亦不一例。今略。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
為分段而不提。行。者畢以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以
 道之神。句。模貫物形。潭本模作摸。別本又訛。模。通達空竅。奉一出
 入為先。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見也。舊本皆無見字。今案下文補或
能即見。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為目。是故物之

始形也。分先而為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雜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以道。句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居然濁而始形矣。据舊皆作倨，今案建本前作据從之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為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冰而為德，神載於德。德者道之澤也。道雖神必載於德而頌，乃有所因以發動變化而為變。冰古凝字，舊本

下有疑字，當是舊校者，不識冰之即疑，故注一疑字，作標記耳。自為德，至變化而為共三十二字，潭本別本皆脫，今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從建本補入。

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華離狀。段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為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為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段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

康若深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為。物理及諸變
 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深流。謂之神理生變。
 通之以化。一段舊本故曰下脫康字。潭本有。又明者。
 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為知。明則有輝於外矣。有輝潭
輝外內通一。則為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
 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一段命者物皆得道德之
 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
 極量。指奏矣。奏疑與湊音義同。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
 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譬如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

曰命。命者不得母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因
 載於物形。建本道德性下行形字。又神明下同。故譬
 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一段物所道始謂之道。所
 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為本。故曰道者德之
 本也。一段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仁行
 也。潭本作仁行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一段德生
 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
 理也。一段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
 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一段德之忠厚也。信

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段一德生
 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離也故
 能畜物養物物莫不仰恃德此德之高故曰密者德
 之高也潭本作故能物畜養其不仰恃德建本唯
畜養二字倒餘同舊人校改作故能畜物養
物畜養而莫不仰恃德亦有贍字今更正之
故曰以下八字舊本並脫亦從舊校本增
 失則有道矣道字今增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有
 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
 之謂行之謂潭本倒今從建本德此之謂德舊諸此
本並脫今案當有或德此當作得此
 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段一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

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
 也段一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
 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段一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
弗句○與弗當依下文作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
與不潭本上有而字衍
 此之占者也段一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
舊本與不上有合而紀其成敗以為來事師法故曰
之字舊人校刪
 春秋者此之紀者也段一禮者體德理而為之節文成
 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段一樂者書詩易春秋禮
 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驩然大樂矣故曰樂

者此之樂者也。驩潭本作謹亦與歡通人能脩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為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具犧牲俎豆粢盛齊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為此福者也。段一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為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之後世辯議以審察之以轉相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建本又有受字潭辭以立其誠故曰博學辯議為此辭者也。段一德畢施

物物雖有之微細難識夫玉者真德為也。別本之作知非為舊本訛寫六理在玉明而易見也。玉舊本並是以舉玉以諭物之所受於德者與玉一體也。受舊本並作愛誤

新書卷第八

以民為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為功也聞之於政也
 民無不為力也故國以為力君以為力吏以為力故
 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
 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
 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
 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潭本兩民不欲故其民
 之為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能止敵人必駭戰由
 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而懼必走去別本作接
 必走戰由此敗也故夫蓄與福也非粹在天也必在
 去

士民也

粹與萃同別本作降建嗚呼戒之戒之夫士

民之志不可不要也

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粹以

為福已矣

行之惡也上建粹以為蓄已矣本有嗚呼戒之

戒之六字潭本但有

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功建

以攻二字潭本但

被天之蓄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為

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

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

潭本作必與有明德天有常蓄必與奪

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

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讎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譚本無夫字醜嗚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自為之建譚本作自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讐然後禍菑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已音以語辭下同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母有無罪而見誅母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

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為非則諫而止之以道弼之建本作紀之下為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假之譚本赦之作改之無下句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建本下人臣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

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為人臣者，助君理之。本
助作故夫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
故君以知賢為明，吏以愛民為忠，故臣忠則君明，此
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
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
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建本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建本
行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行
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
智者慎言，慎行，以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為身蓄。

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
之。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
福蓄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
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
言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
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為尊，而
號不足以為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
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
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

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愛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適也。適與敵同

譚本訛 鳴呼。戒之哉。戒之哉。建本不重 與民為敵者。民必勝之。建本訛作民必慎之。譚本作未有勝之者也。 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

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鳴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鳴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佚佚輕便之貌。建本訛作失然。今從譚本。 猶景之為形也。君為惡於此。則噶噶然協。民皆為惡於彼矣。噶噶壯健之貌。建本訛作是。故以今從譚本。 執事而臨民者。曰

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夫聖人也者賢智之師也建潭本無夫字別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為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為大久也舊脫數字今補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

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為君識入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為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案當與誅同誘也故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次故夫建本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與敬忠

與信古今毋易矣。渚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舊本枯水

作枯本今案下云澤有無水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國無無士則此處亦當作水

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

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

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

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

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不為國

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

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建本此下提行無世而

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

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

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闡飾矣。闡飾猶故聖

王在上位。潭本無上字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

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在位則士千里而有則

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

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

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潭本脫求

也以下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

新書 卷九

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為安因是民也而為治故湯以桀之亂氓為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為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是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句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

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吏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之為言也暝也萌之為言也盲也暝潭本作暝萌與氓同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為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材別本作賢不肖皆具焉杖鬻子同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信飾焉建潭本信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選鬻子作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

舉之舉建潭本訛作譽今從別本鬻子同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

非而去之建潭本脫則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

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

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

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

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

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焉潭本故萬人之吏下有也字又別本

選作撰鬻子侯之丞也故封侯夫民者諸侯之本也侯之丞也故封侯

相之上秩出焉卿相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

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

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

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

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

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

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

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

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

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為身故不

肖者之為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建潭本作。故不可以居官。故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為表也。問之。然後知其言。舊本問作言。言作問。訛。今從舊人校本改。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

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為明察也。潭本此下。國之治政。

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舊校本。作察國之

之理。在其與徒。疑非。元文察之二。字當重。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其所與。

下臣字。建潭本脫。別。本有。建本又無其字。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潭本作。故察明

乎。賢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

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

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

親之者。謂之人為之行之也。行下。建本別本。皆。無之字。潭本有。故愛

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出於肺。府也。故愛人之道。行之

者謂之其禮。疑上句復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

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故

君子不得民則不能稱矣。故字可節則舊作而故士能言道而

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

之能行之者謂之實。潭本能言下之字作而故君子訊其器。建本

訊作詳疑是詳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

諸侯即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命名之也

官有政長而民有所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有所下建本有

政字別本有攸字皆衍潭本空此字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

無人也。何也。君之為言也考也。或改為道也當故君是依下文改

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

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吏之為言理也。故吏也者

理之所出也。上為非而不敢諫。下為善而不知勸。此

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

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

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羣也。無人誰據。無據

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亦其出無子其於無土效訊人

脩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為仇分人而不譎者其惟道矣譎尊也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譎本作見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為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為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譎本作歸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

道而已

譎本此下皆不提行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建譎本作加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為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已首一緣字建本脫譎本空此字別本

有之兩與字別本亦作學案學皆當作與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躬而身專

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

行之而天下亦平矣建本作也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

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建本作也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

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

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

而義立德博而化富說苑君道篇富作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治先恕而後行說苑行作教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

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潭本蜀上一字身涉流沙地封

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訓與北中幽都及狗

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而字建本有好賢而隱不逮疆

於行而蓄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蓄謂植立也

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

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

謂仁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人而見歸樂於天下

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人建潭本作民訛建本脫中間一句潭本有但

無見字今增之故吾詳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

與上下一例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者為忠必服之

潭本無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者為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

必更有其士萬人而禹一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

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

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

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

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

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

脫之汰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

二字之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

此也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

我弗能勸也故鬢河而道之九牧

鑿江而道之九路

灑五湖而定東海

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

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士民同務故不自言其信

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為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陵遲而入淵，其就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其與，然後福可必歸，菑可必

去也

其與建本無其字，末句潭本

湯曰：樂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若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
若字及聞下言字別
 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
潭本上作主說
 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
說苑自也皆作自他誤又行二句
 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姓為藏。
說苑亦作藏字舊人

新書

卷九

七

校此改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

而以耳是故下建本有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

道者以信樹道者以入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

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疑當作政又

字安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

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

也何如潭本其粥子對曰唯句疑請以上世之政

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

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建潭本皆有周字

不盡出也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

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曷曷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

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

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

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曷曷者民

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

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為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勝乎別本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於行建本別本皆訛

此從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潭本

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自古而至于今二句必有

行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為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建潭本攻上有而字潭本守上無而字今從別

本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興之以義

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建譚本諭作論訛下同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一人有之。壙壙同，別本作壙。然非。萬民藜藜，一人理之。藜與叢同。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潭本無處字。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

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二十歲，卽位享國。案鄭注金縢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

畢成王十二卽位，及周公歸政，成王年二十二歲。此處建本作二十，或略舉歸政之年，或是十二之誤。潭

本別本並作六歲，非也。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曰：昔

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昔者建本作昔日，何氏寡

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奈何。粥子對曰：

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

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

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
 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為人下者敬而肅。為人上
 者恭而仁。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
 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
 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
 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
 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
 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

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
 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
 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
 以為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
 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
 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
 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
 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

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鬪，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故聖王在上，別本無位字。建本有。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

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夭遏之誅。別本作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舊此句首亦有故字。行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建本興上有以字。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用，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昔人亦非限日於其命矣。夫富且壽，澤聖王之也。
 其與與也，其以禁欲無難。如本也，其與人必限而不
 上。限也，其於國也，而於四主矣。其聖王亦上，限於益
 而限於其。其而限之，其有。限也，其無。其於聖王亦
 上。限也，其於三也，而於三也。其聖王亦上，其於
 限也，其於。其而限之，其無。其於聖王亦上，其於
 矣。聖王亦上，其於。其而限之，其無。其於聖王亦上，其於
 矣。聖王亦上，其於。其而限之，其無。其於聖王亦上，其於

新書卷第九

新書卷第十

禮容語上

雜事

禮容語下

雜事

魯叔孫昭聘于宋。

昭下當有子字

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

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句非哀

所也。

潭本君作茲

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

今茲謂今年也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

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

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居

六月宋元公薨閏一月叔孫婁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

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句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

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

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為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

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資資與吝

吝作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蟲鏤鏤別本作雕

鏤形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國語恭作齊燕好享

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國語作放

資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侈國語作能辟

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資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

不興乎夫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

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謚謚者寧

也億也謚者潭本作宥謚案國語宥命者制令也基

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

此從宥謚逆詁而上訓命為制令訓基又為成王者

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

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

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
 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
 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文舊亦作武，今依校本改。九
 州之民，四荒之國，誦謠文武之烈，象九譯而請朝，致
 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
 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曰宥謐，成王質仁，聖
 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
 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以佐周室，吾故曰周其復興
 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

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興。
 晉之三卿，邾錡、邾躄、邾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
 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邾錡見單子，其語
 犯，邾躄見其語，訐。說文訐，詭譎也。國語作迂，此訐。邾義亦相近。舊本作訐，訛下同。邾
 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
 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邾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
 而疆其君。潭本固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意人故
 也。意與抑同。國語作抑，潭本意人倒。今從建本。對曰：吾非諸史也。諸史潭本作瞽
 史同。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邾之語矣。殆

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體目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弃，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四曰字，建潭本。與宋本國語正同，形雖橫闊而不開，口即目字也。今俗間本並即改作日。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潭本無夫字，建本名作聲，又也，舊本矣。今皆從國語改。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則國從

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潭本作吾是，以知其亡。夫郟氏晉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郟伯之語犯，郟叔訐，郟季伐，犯則凌人，訐則誣人。誣人與國語同，建本誣訛無潭本作侮亦訛。伐則拚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稱武子與左傳石碻之稱陳桓公相類，古人行文不盡拘也。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弒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

惟顯思命不易哉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忘敬而怠人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胎教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二字目辭謹為子孫婚妻嫁女大戴保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

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不敢別本故鳳凰生

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

以其母故下別本有曰字下亦同各以潭本嗚呼戒

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

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故下曰字建潭本皆無別

本從大戴禮有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何氏曰漢志有青史子五十三篇王

后有身七月而就蓂室建潭本作十月案下云比三

七月又蓂室大戴禮作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

戶右太卜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
 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
 稱不習撫樂大戴禮作緼瑟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
 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潭本侍作待太
 子生而泣建本作立亦當讀為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
 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為王太子懸弧之
 禮義義讀為儀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
 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
 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

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
 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
 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
 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
 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潭本別本俱作中央射中央今從建本
 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
 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
 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母取於天
 下母取於地建潭本作土今從別本與大戴同母取於名山通谷別本

向首有中字。母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

也。此所以養恩之道也。建潭本無名字。而字。此所以字。建潭本作息。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

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

是謂臣之子也。此段文訛。誤難曉。此正禮胎教也。周妃后妊。

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誼。獨處不偃。

雖怒不罵。胎教之謂也。建潭本妃后。別本從大戴作。后妃。差與蹉同。建本訛。譏。譚。

本作詭。或是跪字。笑而不誼。建本在坐字上。又脫笑字。潭本無此句。別本與大戴下二句中。閒各有而字。

又罵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繼之。四賢傷之。成王有

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

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

觀之。主左右不可不練也。主別本作立。大戴禮作王。

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

閭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

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疆於天下。

而簡公以殺於檀臺。案威王在簡公之後。而文如此。敘古人行文多不拘。大戴禮亦

同。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

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

裸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弒於沙
 上任李兌也建潭本脫武字別齊桓公得管仲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稱爲義主失管仲任豎刁而身死不
 葬爲天下笑別本豎刀下有狄牙也大戴同二人之身榮辱
 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別
有得字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
大戴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復反建潭本二字齊有
 陳單襄王得其國陳單即田單別本襄王由此觀之
 無賢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建潭

本脫名安危三字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
別本與大戴有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
 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建潭本湯去張
 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頹舊塚而吳人服頹
塚建潭本作遺久久處遺乃隕之訛久即舊也處乃塚
之訛或改爲夷久久塚今此從別本與大戴同說苑亦
云越王不墮舊塚而吳以其所爲順於人也故同聲
 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
 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
 公之讐也建潭本無其字者鮑叔以爲賢於已而進
字別本有大戴同

之桓公。已而進之四字。建潭本脫。別本有大戴同。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

公除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

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趨桓公。而無自危之

心者。同聲於鮑叔也。趨潭本作走。別本從大戴作北走。今從建本。衛靈公

之時。遽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鱗患

之。數言遽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

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

能正君也。建潭本脫。是字。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

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大戴而上無死字。而汝建潭本我作禮。非。靈公

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曰。

吾失矣。立召遽伯玉而進之。建潭本無曰吾失三字。又無之字。別本皆有。大戴進作

貴餘同。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

國以治。史鱗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

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

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治。而鄧元去陳以族徙。自是

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治。而失

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

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潭本無。棲閔王於菖。燕度地計而字。

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
 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宐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
 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以照形也，
 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
 於其所安存，大戴古之下，無所以三則未有異於却
 走而求及前人也。建潭本襲迹下，無於字，又異於上，
 太公知之，故國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
 於聖者之死，尙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失
 可知矣。建潭本作其，其父言則靈公知然，亦容而諫曰

立後義

雜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昇，自阼階上，西鄉
 於妃。潭本昇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
 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參，即三字，下同。
 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度。」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
 參。建潭本帝作聖，帝壇衍二，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
字，今從別本。別本度作授。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
 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
 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

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名者。州伯二字建潭本不重今從別本諸貴下舊人
校增人字又名字亦舊脫今校增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為君者夫
 執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為宰相而不姦
 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
 力爭也今以為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
 所以句比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比語辭孟子
我者本書此物此志也皆同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
 建潭本作此非今從別本俗失句明尊敬而不讓句其道莫經於此。潭本明字
是明知所當尊敬者而不肯讓也疾死置後以嫡長
 今從建本又經字訛疑當作徑

子。建本作疾死致後復以驕長子案致與置通如此
復字衍驕字誤潭本空驕字餘同今從別本如此
 則親戚相愛而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
 爭亦惟學王宮國君室也。書大誥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此文所本
 殷湯放桀武王弑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為人臣而
 放其君為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
 天下者以為天下開利害以義繼之也。別本繼故
 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
 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
 之下當天下之散亂。至治下七字潭本作以彊凌弱。
至秦為不道五字

衆暴寡，智欺愚，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為天下辟，興利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之於後世也。施下之字，潭本無。故天下猶行弊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馴，猶順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必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拘為書，使結之也。所以聞於後世也。書，潭本作古。別本作言。潭本出皆訛。又結疑當作誥。與置置。

梁太傅

雜事而建潭本皆連在卷後。此傳本出漢書而多訛。外今但舉其甚者正之。

梁太傅賈誼者，雒陽人，號賈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

屬文，聞於郡中。

以能舊本訛而能。

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

置門下，甚幸愛。

此段建本多。今從潭本。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

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

乃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少頗通諸家之書，文

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

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

意所出。建本謂諸生於是乃以賈生為能。孝文帝說之

超遷一歲之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帝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建潭本衍而固二字當改正漢書有宜字亦衍文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服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年少初學雒陽之下漢書有人字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言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

既辭往聞長沙卑溼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賈生為長沙太傅三年有鵙蜚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命鴟曰鵬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此數語既撥於前至此便不當再見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哀後歲餘賈生徵見此不成語但當云後歲餘徵入見孝文帝方受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見問鬼神之本賈生因極道所以然之意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

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四子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漢書文帝思賈生之言分齊為六分

淮南為三然則未嘗不聽也居數年懷王騎獵墮馬而死無後賈

生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

矣及武帝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

終其家漢書作世其家欽命曰賈生

欽命曰賈生

新書卷第十

官版見本

天保四年刊

